毛鄭異同考

毛鄭異同考卷之二

歙程　晉芳　學

國風

邶鄘衛

二子乘舟

願言思子

傳願每也

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

案念我思訓亦太拙似宜從傳

不瑕有害

傳言二子之不遠害

箋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

不可而不去也

釋文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

案箋訓瑕又與泉水異是所謂隨文生義非有定見當以傳解為長

栢舟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傳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案此條箋未置解當同於傳呂氏大臨曰序言父母詩獨言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朱子曰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亦同

呂氏說則傳訓夭為父亦可酌矣

墻有茨

墻有茨不可埽也

傳興也墻所以防非常茨蒺蔾也欲埽去之反傷墻也

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墻之生蒺蔾

案箋于不可埽無釋當亦同傳傳義頗備故蘇呂諸家從之朱子亦無異說

中冓之言

傳中冓內冓也

箋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釋文冓本又作遘

案遘者邂逅之意此冓字與遘不同古字多借用故或作遘也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遘在堂之中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呂記獨取應說近之朱傳取顏說當以其本說文也則與堂冓義近非冓合之冓傳云内冓義或在此而箋以宮中冓成解之則以冓為冓失詩之旨矣玉篇冓作寓云夜也引詩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不解詩文冓從宀則為寓）字之形仍從材木之訓可也齊魯韓三家說詩多杜撰玉篇不用說文而據韓詩疎矣

君子偕老

象服是宜

傳象服尊者所以為飾

箋象服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正義以下傳云褕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褘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為然故云尊者所以為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　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為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為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象之故知畫翟羽亦為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

案傳質而實箋為典核矣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子

箋子乃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於礼當如之何深疾之

案傳觧㑺當以箋為正

不屑髢也

傳屑潔也

箋髢髮也不潔者不用髲為善

正義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為鬒詩云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曰玄妻是鬒為黑髮也　不潔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髲而自潔

美故云不用髲為善
案屑與潔義本別傳未可從箋順傳而愈晦蘇呂朱
子犹本傳意陳氏推曰不屑只薄之不用犹云不消
得髢非以此為不潔也其說最是

胡然而帝也

傳審諦如帝
箋帝五帝也
正義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天也言審諦如
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
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
包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為瑱取其瑱實也毛不明
說天帝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

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　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賔客之服故以姜氏言之是以内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相配與傳同也　天帝名雖别而一體也以此别設其丈為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

案帝訓審諦古義也康成以五帝解之動引緯書亦是一病帝自是天神之最尊者故天帝並言耳

其之展也

傳礼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

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展衣字悮礼記作襢衣

正義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縠為之以文與縐絺相連嫌以絺為之故辨其所用也絺者以葛為之精曰絺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故箋申之云縐絺〻之蹙〻者言是當暑袢延之服諸謂縐絺是紲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紲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為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鞠名與麴同雖毛亦當色黃褖衣與男子之褖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衣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為色之著因而右釋以為次

故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為疑
於山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
褖衣越青而同黑也　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
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以為然
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
褖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玄謂鞠黃衣
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
先帝告桑事也褖者實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
亦黑也六服備于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
翟青褘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
以士冠礼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褖衣中喪
礼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褖衣無玄端則褖衣當玄

端玄端當黑則褖衣亦黑衣以男子之褖衣黑知婦人之褖衣亦黑褖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名為是鞠衣黃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逆而為次惟三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也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綈而云蒙彼縐絺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縐絺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故云是紲袢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礼見于君及賓容之盛服玉藻云一命襢衣喪大記曰世婦以襢衣是禮記作襢衣也定本云禮記作襢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為聲誤從襢為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

案箋以白色訓展者以瑳兮瑳兮玉色白故也但上章玼兮玼兮玼亦色白翟豈白者乎二章之旨舉珮玉以稱衣服耳雖無明文可考毛說宜存

鶉之奔々

鶉之奔々鵲之彊々

傳鶉則奔々鵲則彊々然

箋奔々彊々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

案釋文引韓詩云奔々彊々乘匹之貌此鄭所本漢人解經每因文生義不必悉宗爾雅諸書此等是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注云彊々奔々爭鬭惡貌兩處不同如是

定之方中

作于楚宮　作于楚室

傳楚宮楚邱之宮也室猶宮也

箋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

正義釋宮云宮謂之室〻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路明同室而兩名故云室犹宮也　釋宮以宮室為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礼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縣與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

案箋似勝傳〻據爾雅未嘗非典而在此詩則宜以

鄭爲是

崇朝其雨

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

箋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正義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　視祲注云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爲隮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

案箋于傳外出意亦自可存而非詩之本義

相鼠

人而無止

傳止所止息也

箋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案此箋勝傳

干旄

孑孑干旄

傳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旃也

箋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

正義謂之干旄者以注旄于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郭璞曰載旄于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

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緌以旄牛尾為之綴于幢上所謂注旄于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旃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縿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旃也周礼孤卿建旃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旃旄者干首皆注旄獨以為卿之建旃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為言故知是卿旃也　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為旃雜帛為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為飾絳之側也知首皆注旄者以夏采王崩以緌復眂緌有旄牛尾也

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旟異于生亦因先王有徒緌是太常之于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此亦云干旄是九旗之旄旨有旄矣故知旄物首皆注旄馬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

案傳意未必指卿為大夫䟾幹旋毛鄭之間最善

良馬四之

傳驂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

箋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

正義凡馬士駕二既夕礼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〻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驂

馬內轡納于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〻執一轡服之馬
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之
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
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
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
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為服馬此加
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
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
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
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
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
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傍以一馬驂之則

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林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
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
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
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
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騵彭彭
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
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礼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
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
春秋同互之間也周礼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
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此一圉者養一
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
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

不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前云孑孑干旟言旟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為旟旗之飾可知周礼九旂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此卿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

案箋以素絲為線縷所以縫紕旟旗之旒縿則素絲句仍屬上良馬句為句二義似均未妥　伊川以素絲為束帛合乘馬以贈賢荊公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二說皆勝舊鄙意賢者居于郊野何煩帛馬之贈但殷〻來畀之與之告之皆荅其意之勤而非報其厚贈也此只是青絲白馬之意荊公

解素絲句可從言以素絲絡馬趁趲而至也四見五見六見之說猶未穩傳于四馬云御四馬于五馬云驂馬五轡于六馬云四馬六轡似無可易

素絲祝之

傳祝織也

箋祝當為屬〻著也

案祝訓為織他本未見其義毛由上文紕組而來故為織也鄭喜破字訓屬則易解劉熙釋名祝屬也想本于鄭穎濱朱子華谷皆從鄭呂氏從毛荊公曰維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〻斷也案祝有斷義於祝髮見罝然罝在此詩則猶未確三義皆當存疑不獲已仍從毛氏蓋未有既訓為斷絕又訓為

屬著者也　又案康成注周官瘍醫祝藥劀殺之齊云祝讀爲注附著藥也疏云注謂注藥于中食去膿血此詩訓屬亦是此義但此篇祝無注音故不互相引耳究未知古所謂祝藥者竟何如也

載馳

芃芃其麥

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

箋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

案此即旄邱之葛誕節之意箋視傳義深

淇澳

寬兮綽兮

傳綽緩也

箋綽兮謂仁於施舍

案傳義已足箋施舍之義未為貼切

考槃

永矢弗諼

箋諼忘也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

正義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于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邁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

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為毛說

案王義勝鄭朱子云自誓其不忘此樂蓋本王義而明之箋訓碩人之寬謂寬然有虛乏之色亦非也從王義為長

碩人之邁

傳邁寬大貌

箋邁饑意

案以邁為饑似未確姑從傳解

碩人之軸

傳軸進也

箋軸病也

釋文軸毛音迪鄭直六反

正義傳軸為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為韻宜讀為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案二義雖皆有本而云碩人之進碩人之病似皆難解賴濱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朱子有取焉范氏處義曰軸卷也我言卷而懷之張氏彩曰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窮猶所謂游于環中者也亦有任其旋轉不出乎此之意皆從字義體貼而終不免杜撰華谷從范氏未見其然陳長發本說文之義（說文軸持輪也）謂車得軸始可以進毛義本此要之毛訓差優進者所謂進乎道也

碩人

說于農郊

箋說當作襚礼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

釋文說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襚音遂

正義毛于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為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

案稅只是稅駕之意傳義為長

垠

將子無怒

傳將願也

箋將請也

案二義小異而畧同

靡室勞矣

箋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

案此句毛無傳箋義未允蘇氏云不以室家之勞為勞固勝鄭義南宋以來多遵用之

隰則有泮

傳泮坡也

箋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崖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

釋文坡本亦作陂

正義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為陂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毛氏于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于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畔明君子之無也故

云令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

案呂忱字林以陂為隰之限域則陂亦崖岸之意但箋視傳頗為詳明耳

芄蘭

容兮遂兮

傳容止可觀佩玉遂遂然

箋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

正義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為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

案傳謂珮玉遂遂然則以遂為佩玉之貌而䟽以遂遂為璲璲蓋欲合傳箋為一其實非傳意也然箋實勝傳頗瀆從鄭而呂朱以下多從毛蓋宋學尚虛耳

近儒如朱長孺輩始間有從鄭者鄙見與之合

王

伯兮

伯兮朅兮

傳伯州伯也

箋伯君子字也

正義言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為州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　又曰仲伯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

按此箋勝傳范氏處義曰伯叔尊稱詩人多用之如叔兮伯兮是也此詩婦人之尊其夫故以伯兮呼之尤為定論

揚之水

懷哉懷哉

箋懷安也思鄉里者今亦安不哉安不哉

案此懷只是懷思之意傳所以無訓者以其易解也箋訓為安則輾轉難詳矣朱子曰思之哉思之哉計傳亦當如是

不流束蒲

傳蒲艸也

箋蒲蒲柳

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

正義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

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旣乎今又以為箕䉶之楊也

案詩平與上去叶乃其常也孫毓以蒲不叶許豈未喻此耶至東薪雖為木蒲為艸亦自可流何必拘拘若是蘇呂諸家多從鄭義華谷謂二義皆通蓋亦有見于此也

爰兎

雉離于羅

傳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

箋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

宋箋雖廣傳意而于詩義頗近兎爰雉羅狡者脫而

耿介者罹禍也

尚無庸

傳庸用也

箋庸勞也

棠蔡氏仁錫曰無庸無所用其憂也最得傳意箋訓

勞于義差遠

大車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傳生在于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

箋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

夫婦之礼有別

案傳意本好蓋是誓為夫婦之詞耳箋別出意未敢謂然

邱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傳施〻難進之貌

箋施〻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

正義傳亦以施〻為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為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思之也　箋以思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為伺候閒暇獨來見己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己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

案孟子注施〻猶媮〻喜悅之貌釋文　丁毗

綿切朱子取孟子注要之以上三解皆因文生義恐非詩之本然華谷獨取舒行二字以釋重文似為得之

將其來食

傳子國復來我乃得食

箋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〻得厚待之

釋文食如字鄭音嗣

正義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于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　準上章思者歆令子國見已言其獨來就我飲食庶其親已來至已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歆飲食之也

案此即曷飲食之〻意箋勝傳

鄭

緇衣

予授子之粲兮

傳粲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

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正義粲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為粲謂粲食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粲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粲也　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粲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

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
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于天子不得曲美鄭
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
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
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
聖人以之為礼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覯之子籩豆
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言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案王朝諸侯不得稱曰子之館此館當指桓武二公
之寓合如今俗所謂公館也授粲以為采祿亦非自
朝還采邑之都而授之粲亦未見得大率此詩嘉二
公之勤勞衣食之美者所不計故衣將敝而予為之
改為遠其館而為之猷食皆示愛之之意非有實事

也一說鄭武公好賢之至衣之館之粲之亦通

大叔于田

火烈具舉

傳烈烈具俱也

箋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

案此但言其獵之盛耳楚騷所謂野火延起兮元顏烝也同心句似贅烈即訓猛烈亦可

兩驂如手

傳進止如御者之手

箋如人左右之相佐助也

案二義微異而皆可通 來人多從鄭解朱子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手

鄭義尤有發明

清人

二矛重英

傳重英矛有英飾也

箋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正義重英與二矛〻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　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案魯頌疏朱英謂絲纏而朱染之則英非畫也

二矛重喬

傳重喬累荷也

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釋文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

正義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于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侯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　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則矛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于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于其上頭背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

負荷然故謂之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鷺毛稍也

按諸家解毛傳已有二義就釋詁言之則喬又訓高大抵鄭義典實可從陳長發謂集傳以朱羽解英以縣英解喬合英喬為一非是其言甚辨而確可熟復也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傳左旋講兵右抽〻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箋左〻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〻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〻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正義毛以為左右中總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為將〻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為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遥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　傳以左為軍之左旋右為人之右手于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車居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回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容好

案此箋詳核似勝傳宋賢多從之

遵大路

不寁故也

傳寁速也

箋我乃以莊公不速于先君之道使我然、

正義寁速釋文詁舍人曰寁意之速、

案説文寁居之速也古訓寁字舍速無他義宋人訓寁為倉猝亦是速意如云不可倉卒于故舊戴氏則于不下又增可字不知古人是此意否故與好對宜為故舊寁既訓速則當如不速之速及速諸舅速諸父之速言子毋我惡自此不速我也會聚乃友朋盍簪之事恒不速我則竟棄我矣鄭意廣傳究未知傳義如何而箋終、未必如傳也

女曰雞鳴

明星有爛

傳言小星已不見

箋明星尚爛〻然早于别色時

案傳義頗深盖小星不見而啓明之星已見也箋言明星尚爛〻然則大星之可見者尚在與傳義亦復相足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箋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

案傳于此無訓盖以此為夫婦偕老之言不煩解也箋訓為賓客不知第三章及乃之

山有扶蘇

山有橋松

傳松木也

箋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于大臣也

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

若老反枯槁也

正義傳以橋松共文嫌為一木故云松木以明橋非

木也　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華為喻則當指言松

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橋而龍云游明取槁游

為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橋松喻

無恩于大臣游龍喻聽恣于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

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于上位上

位大臣也置有美德于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于所寵而聽咨于所薄乎以爰為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一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于大臣厚于小臣此二者俱為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

陳氏啓源曰扶蘇橋松皆木也宜于山荷華游龍皆艸也宜于隰反喻昭公用人賢不肖易位高下失宜山隰之不如也傳義本平正明簡康成不用其說分首章之興為用臣之失所鑿矣後儒爭出新說以勝之總不如傳義之當也原鄭易傳之意正為扶蘇小木不應喻君子荷華菡萏不應喻小人耳殊不知詩人託興正不如此拘也王雎鷙鳥而興后妃狼貪獸

而興周公雉卧介之鳥而興衛君及夫人兎絲良藥

麦嘉穀而興淫乱之事儗人于倫未可以律古詩

晋芳按孫毓難鄭義亦可取故特録之

褰裳

豈無他士

傳士事也

箋他士犹他人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

正義以其堪任于事謂之為士

按箋明于傳疏可謂善迴合矣

丰

俟我乎堂兮

箋堂為棖〻門梱上木近邊者

釋文堂竝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棖
正義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
礼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于塾前詩人此句故言
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按此篇所陳
庶人之事人君之礼尊故于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
不得待之于門堂也著云俟我于堂文與著庭為類
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礼主人揖賓入于廟
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
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礼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
當受女于寢堂故以王為毛說　箋以著篇言堂文
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上言于巷此言于
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為文次故轉堂為棖〻是

門楣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柣謂之閾棖
謂之楔孫炎曰柣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楣上兩傍木
上言待于門外此言待之于門事之次故易為棖也
案詳核礼文宜從孫毓之說華谷亦取前段是也

子衿

子寧不嗣音

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正義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
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
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李樂李詩皆是音声之事故
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

以礼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斈詩斈樂皆絃誦歌舞之　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斈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為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志已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断絶

陳氏啓源曰嗣音當以毛義為正云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孔子引王制四術四教文王世子春誦夏絃證之當矣此詩本刺斈校廢當責其斈業之不習若徒以音問為言則朋友相思之常語耳非叙意也

棄鄭意亦復可存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言礼樂不可一日而無

箋君子之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𭃂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案箋釋此二句本采葛之義東人多從之究不若毛氏之典切也近儒唯朱長孺遵傳盖傳義之善者知之罕矣

出其東門

有女如雲

傳如雲衆多也

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案如雲祇是衆多傳解已足鄭别出義非也

匪我思存

傳思不存乎相救急

箋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

案此條箋義簡明較勝傳

陳氏啓源曰匪我思存毛以存為拧救則思應如字讀鄭以為思所存則思應讀為去聲毛義存拧鄭義在思也下章匪我思且釋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徂者毛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别後反為舊未知舊指誰家

聊樂我員

傳願室家得相樂也

箋言且留樂我員

正義傳以聊為願箋以聊為且

案此亦箋長于傳

縞衣綦巾

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

箋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

正義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思次也　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為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為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為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

案下丈縞衣茹藘則不得分縞衣以爲己茹藘屬之
之妻鄭義良是

有女如荼

傳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

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正義釋草有荼苦又有荼萎葉邶風誰謂荼苦即
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荼即委葉也鄭于地官掌荼注
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
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
云白旆央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
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于黃池之會陳兵以
胥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

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荼與此傳意同
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
皆喪服也

案荼為茅秀無可疑者喪服之云蓋附會喪亂無夫
之說耳飛行無常亦是因文王義恐非詩之本然國
語云望之如荼直是色白言女面貌光潔也呂氏讀
詩記辨之詳矣

溱洧

方渙渙兮

傳渙渙盛貌

箋仲春之時氷以釋水則渙渙然

案秉蕑乃在春采藥則近夏今以氷釋訓渙渙似不

及毛傳之渾成說文訓渙為流散而于此篇之渙〻
別作泦〻音乂弓反則亦不主氷釋之說也蘇傳從
鄭呂記朱傳從毛王伯厚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大
率為定論則傳固勝箋矣

毛鄭異同考卷之三

歙程　晉芳　學

國風

齊

著

充耳以素乎而

傳素象瑱

箋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正義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爲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

之繩故云或名為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

線為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為之故言織之

壻受女于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

見素而以素配著為章者取其韻句故耳或庭先見

青堂先見黃以為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

之玄紞一玄而巳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

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為條王后織

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　王肅云以美色飾象

瑱按瑱之所用其物下耳不應以石飾象　孫毓云

按禮之名充耳足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

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

為紞也故曰王之瑱兮夫設纓以為冠不得謂冠是

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紞之飾謬于名而失于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為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為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〻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為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于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為紞瓊華為瑱

也
按毛以素為象瑱青黃為玉瑱則素即指充耳鄭不
從者以果係瑱則不應一時倏改三物此必懸瑱之
紞色有其三據所見而咏之但充耳琇瑩已見衛詩
充耳為瑱無可疑者指充耳為紞則又不可頼濱謂
充耳為瑱所以懸之曰紞素青黃三者紞之色本之
孔疏視箋為明確矣集傳亦悮以紞為充耳非所取
也

尚之以瓊華乎而　尚之以瓊華乎而　尚之以瓊英乎而

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
瓊英美石似玉人君之服也
箋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

爲瓊華石色似瓊也

正義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盖謂衣服之飾謂爲佩也玉藻云士瓀玟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

尚謂尊尚此物所謂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紞用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紞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爲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爲瑱也

嚴氏粲曰此詩總言卿大夫士也于著于庭于堂止是待有先後耳毛以為一章述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今從鄭義　又曰瓊瑩者美石如瓊之瑩也瑩鮮潔也鄭氏云王色似瓊似瑩非也

南山

雄狐綏綏

傳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

箋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

正義釋傳二狐俱雄無有別異釋箋狐必雌雄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為狐求匹耦于南山之上

案此箋義勝傳

曷又懷止

傳懷思也

箋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

正義王肅云文姜既嫁于魯適人矣何為復思與之會而淫乎

案思為釋言文來為釋詁文皆有所據而毛義直截可從正義雖曲為箋解不能助也疏不備錄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

箋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母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

正義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舄屨服之于足舄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緌服之于首是物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　屨必兩雙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緌必屬之于冠故冠緌共爲一同葛屨言五冠緌言雙由是五爲奇故欵雙之使耦也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

案傳義甚渾而亦有尊卑之說箋反傳爲言以奇耦釋之似太駁雜矣賴濱云葛屨五兩則屨具于下矣冠緌雙止則緌具于上矣言文姜有匹于魯而襄公

有耦于齊曷為又相從哉此最得之朱子曰物各有
耦不可亂也尤簡明而實本蘇意

必告父母

傳必告父母廟

箋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

案箋義完備

曷又鞠止

傳鞠窮也

箋鞠盈也魯侯女旣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命至于

齊乎

正義鞠窮釋言文善意當謂魯侯縱恣文姜使窮極

邪意也　鞠盈釋詁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惟

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爲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案傳義頗長箋未免過于紆曲東萊訓鞠爲養謂養其奸而至于極義亦可存

曷又極止

傳極至也

箋極其邪意

正義極至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案此則箋勝傳

盧令

其人美且鬈

傳鬈好皃

箋鬈當讀為權〻勇壯也

正義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為好皃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為勇壯也

案傳本說文不應有悞但說文云髮好也而毛公無髮字遂覺不明或傳寫失之耳此義似無可易正義曲為箋說不能勝也朱子訓鬈為須髮好于說文之義别增須字宋賢如此等似未可從

敝笱

其魚魴鰥

傳鰥大魚

箋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

正義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呑矣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為大魚也傳以鰥為大魚則以大為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　鰥魚之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為魚子也毛以鯤為大

魚鄭以鯤為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為魚中魚也故可以為大亦可以為小陸璣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粮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為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

陳氏啓源曰嚴緝謂鰥與魴魚（又名鱅魚又名鰱魚）同稍非甚大之魚衛人所釣偶得其連車者耳（事見孔叢子正義引之）斯語良𠯁然案本艸鰥魚體似鯮而腹平頭似鯇（華版切）而口大頰似鮎（音粘）而色黃鱗似鱒（才損切）而稍細大者

三十四斤人姓果敘言呑啗故又名鰔魚鰔音感人名

鮥音陷魚鰔者敢也鮥者啗也則定非敝笱所能制也

其從如雲　其從如雨　其從如水

傳如雲言盛也如雲言多也水喻衆也

箋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從者亦隨之為惡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

案傳簡樸可從箋太曲折非詩意孔疏云文姜初歸于魯國其從者庶姜庶士如雲以此強盛故桓不能禁夫如雲如雨如水者歎其媵從之盛以大國之女適大國之侯宜其周旋中禮無忝聲名而孰知其後

醜行不可道耶國君果能防制其妻豈在從者之盛不盛耶漢唐經師間有迂論此論是也

其魚唯唯

傳唯唯出入不制

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正義傳以弊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為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

案蘇傳嚴緝從毛氏呂記從康成似康成是也朱子以為行出入之皃似未可從

載驅

簟茀朱鞹

傳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箋此車襄公乃乘馬而來與文姜會

案文姜得乘魯侯之車箋以傳言諸侯之車遂以為齊侯乘此車來會文姜非也婦人車乃有茀以障諸侯亦有茀耶

齊子豈弟

傳言文姜于是樂易然

箋豈弟猶言發夕也豈當讀為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明也

正義箋以為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為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意非獨在道為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為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為闓易稱

開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
是也無以悌為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
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
以今文挍之定以為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圛
于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圛圛明也上
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
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
云闓明發明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亦為
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犹言發夕入云悌
古文尚書以為圛更無悌字義竝得通
案傳平易明確箋亦古當為別義而以傳為正
猗嗟

猗嗟昌兮

傳昌盛也

箋昌佼好貌

正義傳昌為盛不言為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

案此昌字宜用毛氏鄭風傳訓為盛壯貌則既勝箋

又勝此傳之不備矣

舞則選兮

傳選齊也

箋選者謂于倫等最上

正義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于樂節也

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之

中上選也

案此箋勝傳

射則貫兮

傳貫中也

箋貫習也

釋文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

正義貫謂穿侯故為中也貫習釋詁文

案此傳勝箋賴濱獨從鄭說至伯恭朱子皆用毛訓

魏

葛屨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箋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

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案此箋與傳畧同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其訓甚古
然亦恐近泥縫裳為衣服之麤事非織錦刺繡之比
言使摻〻之女手治粗事正見魏風之儉也好人尊
之敬之之稱以象帝考之當為女子而非即縫裳之
人也要襋而供好人之服女手勤苦莫之或恤所以
有褊心之刺也漢唐以來諸訓皆未明晰

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殽

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

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敢于民食園桃而已不施
教于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〻是也

正義魏君薄于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于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于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之不得薄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文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為美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殽明食桃為殽即是儉嗇之事

案傳義可取箋謂不取于民而食園桃不過因魏俗儉而為是說近于稚矣

陟岵

上慎旃哉

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

箋上者謂在軍事事作部列時

正義此旃與來答含旃〻字皆為足句故訓為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巳之意由父之于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于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

案尚字猶云尚其慎之也傳箋皆不可從尚義箋說尤未見得

伐檀

胡取禾三百億兮

傳萬〻曰億
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
正義萬〻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
算術皆以萬〻為億　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
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為九百
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
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
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
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
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
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
刈禾盈把是也

案箋釋億似勝傳

不素飧兮

傳熟食曰飧

箋飧讀如魚飧之飧

釋文字林飧水澆飯也

正義傳意以飧為飧饔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　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為魚食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〻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為飯之别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

相配故易之也

按說文字林皆以飧為水澆飯與熟食意近康成特以饔飧禮大故讀為魚飧之飧夫魚飧之為義小矣水澆飯亦非大禮也則宜從傳為是宋以降之亦咸用毛義

碩鼠

爰得我直

傳直得其直道

箋直猶正也

案此箋勝傳

唐

蟋蟀

好樂無荒

傳荒大也

箋荒廢乱也

正義荒為廣遠之言故為大也　宛邱序云淫荒昏乱還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為廢乱政事故易傳以荒為廢乱也

案箋義為近

職思其外

傳外禮樂之外

箋外謂國外至四境

案傳箋皆未明確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廣為周慮也蘇氏曰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皆勝古訓可

從

山有樞

他人是愉

傳愉樂也

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正義愉樂釋詁文箋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

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為偷言偷盜取之

案此當從傳箋非詩之本義也

揚之水

素衣朱襮

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箋繡當為綃〻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繡為領丹朱

為純也

正義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為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録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綵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

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録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注云弁而祭于已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晋封桓叔于沃别為諸侯之國故晋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　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之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縁也繡讀為綃〻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為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黒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黒共為繡文不得别為黼稱繡黼不

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為綃綃是綃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為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于此綃上刺為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為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為綃下章繡字亦破為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為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氷注云鮮當為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氷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綃也如傳意繡得為黼者繢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

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黼者謂于綃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又以襮領是取毛繡黼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

案孫炎不破繡字良是箋不必從

椒聊

碩大無朋

傳朋比也

箋無朋平均不朋黨

正義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為比也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為大故以碩為壯佼貌大謂大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

也

案傳質而確蓋無朋即無與耦之義箋遷曲不中窾而孔疏解傳亦以為朋比誤矣

綢繆

三星在天

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

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于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正義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

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
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
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
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為
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
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
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為婚姻之礼必在仲春過涉
後月則為不可令晉國之乱婚姻皆後于仲春之月
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
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其時為之首
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
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

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日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案三星之辨已畧見小星篇究之毛說長為康成尚為別義

子兮子兮

傳子兮者嗟茲也

箋子兮子兮者斥嫁娶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正義子兮子兮自嗟嘆也

案疏釋傳義視傳差明似可從箋義太遠嚴華谷謂

首章子兮子兮指女子二章指男子女子三章指男子勝古訓矣

見此邂逅

傳邂逅解說之貌

案傳此解非是箋于此句無訓韓詩云邂逅不固也亦是解說之義究非也鄭野有蔓草邂逅傳云不期而會說文不期而會曰邂逅此正解也不知傳何為別有此訓陳長發謂婚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宜毛公之別為釋按唐氏汝諤曰張南軒疑婚姻不得稱邂逅然而得自過時喜出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陳氏豈未聞此說耶

見此粲者

傳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

案箋于此無釋傳亦非也此粲只是三英粲兮之粲凡美者必有光華李氏樗曰國語雖曰女三為粲而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斯定論矣

秋杜

其葉湑湑

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

案箋于湑湑無釋想與傳同義耶此湑湑宜是露濕之意諸儒釋經直是因文生義不顧其無出處葉湑湑以得露而沃如人無兄弟不及秋杜之葉義甚明近而不出此何也

其葉菁菁

傳菁菁葉盛也

箋菁菁稀少之貌

案箋釋菁菁病與傳釋湑湑同亦所謂因文生義也

傳此條得之

羔裘

自我人居居

傳自用也

案此自字訓用非是箋渾說不及自字是也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

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薨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

正義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為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案箋之異于異傳者以秋訓為特特生之杜其陰苞夫特生之杜有湑湑之葉亦足以蔭人豈必連陰接幹而後可以休息乎華谷駁箋謂多贅語猶未及此

大抵傳義簡質可從

葛生

歸于其室

傳室猶居也

箋室猶塚壙

案箋義爲長

秦

駟鐵

公之媚子

傳能以道媚于上下者

箋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

公親賢也

正義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 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于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為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

案鄭意在廣傳疏又廣箋好古之儒多從毛鄭愚以為非也說文云 媚悅也蓋直是公之所悅親近侍從之人呂氏大臨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

庶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爾朱氏道行曰媢子揩左右便嬖從公于狩即前者寺人之令也朱子曰媢子所親愛之人也義皆勝舊矣

小戎

蒙伐有苑

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

箋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厖伐

正義上言龍盾是畫龍于盾則知蒙伐是畫物于伐故以蒙為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

說犾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〻是大盾故以甲為中干〻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　左傳及旄邱言狐裘蒙茸皆尨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尨者皆為雜色故轉蒙為尨明尨是雜羽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尨伐傳以蒙為討箋轉討為尨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

按伐為中干疏謂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是蒙雜羽于上傳訓不謬若訓蒙為尨則是雜〻羽于上矣仍以毛義為長

蒹葭

白露為霜

傳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礼然後興

箋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則服

正義祭義説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説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為曲薄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為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舉霜為言耳其實白霜初降已在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礼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為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礼則國不興此詩主

刺未能周用禮故先言得礼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　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礼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棄傳箋小異而大同其實皆非也白露為霜則時又改矣歲晚懷人其心倍切矧其人正在葭蒼露白之一方乎古訓有失之太曲者未敢以為然也

所謂伊人

傳伊維也

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

正義伊維釋詁文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內有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

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內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禮以求得人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于道也　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知周禮故易傳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皆述求賢之事

案箋訓簡截可從

終南

有條有梅

傳條槄梅柟也

釋文沈云孫炎稱荊州曰枏揚州曰梅重實揚州人

不聞名枏

案梅即爾雅郭注所謂似杏實酢者傳也悮而箋未

是正豈北人見梅者少耶

黃鳥

百夫之防

傳防比也

箋防猶當也

釋文防徐云毛音方鄭音房

案毛讀音方則以防為比方之義防祇是防禦下鄭

訓禦下為當則此防字與禦義近箋勝傳矣

無衣

與子同澤

傳澤潤澤也

箋襗褻衣近汙垢

釋文澤如字說文作襗云袴也

正義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名故易傳為襗

陳氏啓源曰劉熙釋名以為裁足覆背又名鄙襢又名羞襢則非袴矣劉許皆漢人未知孰是又絝訓脛衣今之韈也古上衣下裳不用今之絝

晉芳案袍可同也袴不可同也宜用劉氏說仍讀襗長發脛衣之解尤誤朱子謂澤為衣裏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淵說亦可存而義無所本未之敢從

陳

東門之枌

越以鬷邁

傳鬷數邁行也

箋鬷總也

正義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為數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　商頌稱鬷假無言謂總集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為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

案訓總為數未知何本王子雍因下有不績其麻之文遂謂鬷數為績麻之縷究不知毛意如何也自宋以降多從鄭義朱子訓鬷為衆衆亦總也不如墨守鄭說之為得矣

東門之楊

其葉牂牂

傳牂〻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箋楊葉牂〻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

正義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為昏無正文也鄭風云士如歸妻迨氷未泮知迎妻之禮當亦氷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氷泮殺止霜降九月也氷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于正月於礼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

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毛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　箋亦以楊葉之盛興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牂三月中者自言月盛之月不以楊葉為記時也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氷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

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其鄉風所云自謂及氷泮行請期禮耳非以氷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

案昏姻之時當以毛說為正辨見匏有苦葉及綢繆篇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傳期而不至

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〻然

正義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〻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

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辨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　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為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〻然亦言至此時不至

案傳義質而盡箋云女留他色何以知之此所謂騈枝也

株林

乘我乘駒

傳大夫乘駒

箋君乘駒變易車乘

正義皇〻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于夏氏然則王意以為乘我駒者孔謂孔儀從君適林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案傳義似與核可從

澤陂

有蒲與荷

傳荷芙蕖也

箋蒲柔滑之物芙渠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之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

正義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葉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〻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

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為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　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先生

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
案箋解將以補傳之不足而亦未確也

傷如之何

傳傷無禮也

箋傷思也

正義傷思釋言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擧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于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

案家靑溪取毛傳謂臣之忠于君者傷其無禮而將亡也澤陂之解最多今且從鄭義

檜

羔裘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

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黄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

正義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内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别論語説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

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黄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

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
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牒云狐裘黃衣
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
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
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諸侯玄
綃衣以裼之則礼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
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
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
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礼僭上非
徒好絜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絜以此知非狐白也玉
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
云季秋献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

青麑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于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絜衣服也逍遙翱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于寢若依法設燕則燕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宴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用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也

案傳第云狐裘適朝未見是黄衣狐裘也狐裘有白有青有黄詩所謂錦衣狐裘狐裘皇皇非必黄狐也
箋視傳為泥孔疏與核亦不免泥也

庶見素冠兮
素冠
傳素冠練冠也
箋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思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

庶見素衣兮
傳素冠故素衣也
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陳氏啓源曰素冠毛以為練冠鄭以為祥冠呂記從毛朱傳從鄭孔申鄭易傳之意凡三素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若全不見練冠是朞即釋服違禮之甚叙不應止云刺不能三年故王肅孫毓皆以箋為長三也源謂夷厲之世去文武未遠禮教猶存喪禮況所尤重時人習于禮法見有三年中略少日月者即異而刺之以為不能三年孔語良是也後此二三百年當春秋世尚有禫而不忘哀如孟獻子者齊衰而問疾如蟜固之于季武子者而曾人趙祥莫歌則子路笑之成人聞子羔為宰則為兄衰即宰我短喪之問亦僅言之耳非實行之也安得

西周時即有易三年為期者乎朱子從鄭得之矣但次章素衣仍襲毛傳素冠則素衣之語名物疏辨之允當

曹

蜉蝣

采采衣服

傳采采衆多也

正義以卷耳芣苢言采采者衆多非一之辭如此采采亦為衆多楚楚在衣裳之下是為衣裳之貌令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服之貌也

案箋于采采無說當是從傳也但因芣苢之采采而訓此為衆多則似未協芣苢之采采言采而又采采

之不一故為衆多此衣服豈采之又采乎伊川曰采采華飾也集傳用之雖是因文生義于理差長

蜉蝣掘閱

傳掘閱容閱也

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正義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　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本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案傳箋不同而皆失解正義亦未之析也説文之掘

作堀朱子謂堀穴義未詳毛詩通義引李氏本曰蜉蝣土中所生堀地而出其文采即有可見也埤雅引管子掘閱得玉今管子無此文或曰閱當作穴此說與疏所謂土裏化生掘地而出者義近似可存嚴緝今曰更閱升騰變化也亦未合管子今雖無掘閱得玉語而山水篇有掘闕得龜闕與閱字雖異而義或相近未可知也

鳲鳩

其弁伊騏

傳騏〻文也

箋騏當作璂以玉為之

正義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

騏馬之文也　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逢中也璂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為之綦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玉為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弁所以飾弁箋義為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為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

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無璟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綦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綦

案此宜依顧命作騏弁訓騏為色正義及孫氏曲為箋解非所敢從

下泉

浸彼苞稂

傳苞本也稂童梁

箋稂當作涼〻草蕭著之屬

禾秀為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西
翁或謂宿守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
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
得水而病　箋以苞稂則是童梁為禾中别物作者
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草此
不宜獨為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涼草蕭
著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案箋不及傳遠甚孔疏亦不能為之曲解也